

## 我看到的这双眼睛

○ 王云奎

从今年2月6日《人民日报》第16版刊登的一幅照片中，我看到了这样一双眼睛：画面上，满地是杂乱无章袋子和箱包，是等待着寻找去向的人们。两个小孩侧身坐在行李上，好像玩着游戏机。一个精明憨厚的小伙子站在画面的正中，两手插在裤兜里，穿一件夹克衫，腰身前倾着。身上五花大绑似地背着自己的小孩儿，小孩儿的两只小眼闭得紧紧的，睡得十分香甜。他的眼睛大张着，充满着期待、无奈以至愤懑，死死地盯着前方，好似在寻找着什么，他紧抿着嘴角，连牙跟都鼓着劲，满脸是痛苦的神色。记得那天刚一打开报纸，我就被这幅照片震撼了，就被这位小伙子的眼神震撼了——这就是我们当今中国的农民兄弟。

整版摄影作品的主题是“进城求职”。这幅照片的说明是：“1月27日南京火车站的客流量开始明显回升。春节还没过完，很多农民工为找到称心的工作纷纷提前返城。寒风中，一位背着孩子的民工刚刚下车。”大概编辑也被震撼了，整版共11幅图片，惟这幅占了三分之一的版面还多。对于惜版如金的编辑来说，对这幅照片慷慨大方得真是可以！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幅照片——不，不是照片，是这双眼睛，是令我一时间什么味道也品不出来的这双眼睛！不知怎的，自己的眼眶湿润了。我想到了我那一年四季在外奔波的乡邻，想到了成年在外地、在风

雨中起早贪黑苦苦寻找生活出路的亲戚，想到了他们给我诉说的太多的辛劳、白眼和侮辱等等。眼下，这位小伙子或许就是从我所在的大西北南下的兄弟。他的妻子呢？他的父母兄弟呢？背上的小孩儿顶多才一两岁，先不说他要去寻找的岗位，就说当晚，他歇脚的地方在哪里？小儿的睡床又将安放在何处？偌大一个城市，哪里是他们父子安身的地方？

我站在办公桌前，什么也没有做，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久久地看着这双眼睛。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一位同事，大概看到了我眼角的泪水诧异地问怎么了，我这才回过神来，说着没有什么的话，慢慢地叠起了报纸，放进了抽屉里。从那以后，我时不时就拿出这张报纸，看这幅照片，特别是这双眼睛。我总觉得这双眼睛后面隐藏的东西太多了，也太沉重、太深刻了。

自己的家就在农村，父兄就是农民。尽管我们的村子得益于改革开放，发展很快，是省内数得着的先进村之一，但农活之苦、农民之辛劳、农田收益之微薄，我是完全知道的。自己在乡镇党委书记任上的那几年，“生不逢时”，大西北连年干旱，半山区的薄田几乎绝收，农民的生活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可是，“公粮”不能少，“购粮”不能免。农民没有粮用钱买粮也要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这是爱不爱国的立场问题。这几句话，几乎是当时相当级别领导讲的原话。我们下面的这些

“喽罗”可就难了。没有“力度”，工作没有进展，挨训。“力度”大了，进展有了，又说对下态度不好，又是挨批。可是，当时的领导哪里知道，粮食歉收了的农民，又哪里有钱？乡干部也是一边和群众“摔跤”，一边心里滴血啊！记得有一天，刚吃过晚饭，自己一个人在这半山区乡政府门前长达2公里的路上转了好几个来回。抬头望天，夜空是那么的黑咕隆冬深不可测。无奈低头边走边想，越想越感到农民太穷，农村太苦，农业太危险，上级领导太不讲理，基层工作太难开展。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后来，有一个叫李昌平的同类，敢于出头，冒着风险，向国务院总理写信，发出了“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呐喊。我为有这样一个同类激动了好一阵子，也为自己的胆小汗颜。再后来，“三农”问题越来越为各级领导重视，为社会各方关注，也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情况也在缓慢地改善着。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第四个年头，这样的眼神和表情依然在聪明、淳朴的农民兄弟的脸上闪现着。

看着这双眼睛，我的思绪又回到了1985年那个曾经令人激动的春月。也是一个“一号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第四个“一号文件”。又是农民和农村的沸腾，又是整个中国大地的沸腾！媒体推波助澜，各级党政机关纷纷出台各种举措，农业和农村工作又热火了起来。作为刚刚到

## 感受杨家埠

○ 于正军

杨家埠在潍坊  
这里是风筝和木版年画的故乡  
曾经滞后的步履  
早已迈向四面八方  
五彩斑斓的风筝  
乘着春风翱翔  
栩栩如生的木版年画  
映照崭新的景象  
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  
熙熙攘攘地涌来  
观光杨家埠，这颗潍坊  
民俗旅游线上的璀璨明珠

民间艺术大观园  
种植着一幢幢风筝厂房  
生长着一座座年画作坊  
一年四季草坪葱绿  
欢笑伴随风筝飘扬  
灯笼伴随年画闪亮  
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儿  
流动着令人惊奇的目光  
杨家埠人将巧夺天工的技艺  
换成鼓鼓囊囊的腰包  
充裕着这片美丽的热土

哦，感受杨家埠  
就是感受浓郁的乡土气息  
就是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  
就是感受生机勃勃的希望  
就是感受幸福生活的乐趣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寒亭  
区财政局)

党委农村工作部门上班的一员，自己的兴奋和激动可想而知。领导安排我在一个村试点。整整两个多月，我们和农民兄弟一起干活，同吃同住，促膝谈心，共谋结构调整的方案，寻找脱贫致富的路子。有一天，我蹲在一户农家的门槛上，和主人聊天，看着放在案台上、脚地下的面缸、箱柜之类的东西，当时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后来，在撰写试点总结报告的时候，突然有了“神来之笔”：“‘一号文件’的十条政策是十条富路，条条连着农民的米缸、面柜、钱匣匣。”自己十分得意这句“闪光”的语言！市领导看见了，批转全市，省领导看见了，印发全省。我们也尽力帮助村上巩固成果，但终归因各种缘故，有收效而未见大效，直至前不久“回访”这个村子的时候，农民的仍旧贫穷实在让人心里寒碜，还有不少像那张照片上的小伙子一样，背井离乡，天南地北地寻生活去了。

他们愿意这样吗？回答肯定是个“不”字，谁又能说是呢。家再穷，狗还不愿离窝，何况人乎？可是，千百年来的土地已经养不起他们，只得向外谋生，去外面闯荡。他们吃的是粗食，住的是茅棚（有些甚至带着孩子与垃圾为伍），受的是辛苦，看的是白眼，忍的是窘迫，常常心如刀绞，甚至有的人为了拿到自己的工钱，坠高楼，爬高压杆……不惜铤而走险，以死抗争。我们的那些住在高楼大厦里、坐在装饰豪华的办公室里、隔三岔五享受着山珍海味的许多官员，是到了深刻反思自己的思想、情感、作风、效率的时候了！上头已经动了真格的，比如取消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等硬性的规定等。但是，如果不从根子上解决“文件来了新闻媒体喊一阵，各种会议讲一阵，上上下下热一阵，各种口号新一阵，走走形式动一阵”的形式主义，不建立长效的落实机制和过硬的配套改革措施，特别是在涉及各种利益格局的碰撞和调整上，没有铁的手腕，效果不会好到哪里。照片上那位小伙子脸上的无奈、眼中的愤懑，只好作长期的定格。

“三农”问题是热点之一。我建议没有看到这双“眼睛”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以及一切关注“三农”问题的人们，都找来这张报纸看一看。或许，你能够从中受到更大的震撼，感悟到更多更深刻的东西；或许，你会将这双眼睛永远刻在自己的心里，将这个眼神永远留在脑海中。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文联)